

“惠山竹炉”的传说

吕伟涛

“惠山竹炉”是以湘竹和陶土为材质制成的茶炉，明清时期的“竹炉雅集”都是以它为主题进行的，一只小小的茶炉也引发了数百年的诗歌唱和活动，实属罕见。

源起惠山

明代洪武年间，无锡惠山寺住持性海、画家王绂，还有名医潘克诚，常在听松庵内品茗清谈。

听松庵，后世又称“竹炉山房”，创建于洪武七年（1374），位于惠山寺左侧，桃花坞下，旧址原为秀岭亭。性海在庵内种满了松树，每当微风徐来，就会发出簌簌的声响，与“听松”的庵名极为相称。听松庵建成之后，常有文人慕名而至，在这些松下烹茶煮茗，有时也会有文人借宿庵中。有一段时间，画家王绂因目疾一直在此借寓静养。

恰在同一时期，一位湖州竹工前来拜谒。竹工听说性海嗜茶，于是自请为他制作一只茶炉，性海对这个提议感到十分欣喜。不久之后，竹工按照性海的要求，“织竹为郭，筑土为质”，制成一座高不及一尺、上圆下方的竹炉。这只竹炉除了造型十分精致外，煮茶时还会发出类似于松风的声响。

性海、王绂、潘克诚三人，一边把玩着茶炉，一边品尝着竹炉煮的“第二泉”。兴之所至，王绂写下《题真上人竹茶炉》记之，其诗中“气蒸阳羨三春雨，声带湘江两岸秋”之句，在此后数百年，仍然传唱不衰。之后，王绂又创作了一幅《竹炉煮茶图》，其画与诗均裱在一个卷轴上，人称《竹炉图咏卷》。

性海以茶炉会友，广结禅茶之缘，于是写信邀请当时颇有名望的学者王达为其作记。王达接到信后，于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）撰写了《竹茶炉记》。这些围绕着“惠山竹炉”的题咏成为一时之盛事，以至于那些不曾参与到“竹炉雅集”中的文人也纷纷寄来唱和之作。

永乐初年，性海禅师迁往苏州虎丘寺，将竹炉赠与友人潘克诚当作临别纪念。而《竹炉图咏卷》仍留于听松庵内，由性海之徒留石珍藏，之后慕名题咏者渐多。

明代流传

“惠山竹炉”在性海赠予潘克诚后，共留在潘家六十余年。直到成化年间，潘克诚去世，他的孙子又将竹炉送给了一个名为杨孟贤的朋友。在此期间，惠山寺僧人以及无锡乡贤秦旭等人都曾寻访过竹炉，可惜都没找到。

杨孟贤去世三年后，成化十二年

清 铜质竹编茶炉 故宫博物院藏



(1476)冬，时任武昌太守的秦夔回京述职，途经故乡无锡。秦夔为秦旭之子，幼年时常听父辈们谈起竹炉故事，可惜一直无缘相见。一日，秦夔借宿听松庵，当时主持听松庵的僧人为性海的孙子戒宏。思及竹炉往事，秦夔铺纸磨墨，书成《听松庵访求竹茶炉疏》。

后来，戒宏持此疏在无锡城中寻找竹炉下落。几经周折，终于在杨孟贤兄长子戒宏处访得此竹炉。竹炉尚未损坏，只是四只陶土制的茶碗不见了。秦夔提议将其贮藏于惠山听松庵的秋声阁内，并且作《听松庵复竹茶炉记》，以记其事。

成化十三年（1477）春，秦夔由无锡返回京师，偶遇乡友时便迫不及待地谈及此事。不久之后，秦夔寻访竹炉的事迹在京城官绅之间传播开来，李东阳、陆简、程敏政、李杰、谢铎、邵珪等数十人皆有和诗。

成化十五年（1479），诗人吴宽在回京途中经过无锡，同友人秦夔、李应楨等人一同游览惠山。秦夔知其嗜茶，于是一同游览听松庵，赏玩竹炉，酌“第二泉”。吴宽非常喜欢这个造型古朴的茶炉，拿出随身携带的新茶，让山僧生火烹煮。不过，此时的“惠山竹炉”已经历了近90年的时间，尽管寺僧小心地呵护，还是有了损坏的迹象。

回京之后，吴宽对于“惠山竹炉”一直念念不忘。成化十九年（1483），他于当时的刑部右侍郎盛颛的府邸中再次见到了竹炉。然而，吴宽很快便意识到，尽管规制十分相似，但眼前的这个竹炉并非“惠山竹炉”原件，乃是盛颛的侄子盛虞仿制之物。

见吴宽对竹炉极为喜爱，在他启程回江南时，盛虞又特别制作了一只竹炉相赠。此后，盛虞仿制的这两只竹炉历经辗转，最终也保存于惠山听松庵内。

随着文人题咏的逐渐增多，“惠山竹炉”声名远扬，竹炉之名几乎与“第二泉”并驰海内，可惜“惠山竹炉”并没有被长久地保存于听松庵内。隆庆年间，听松庵毁于火灾，所幸竹炉和图咏卷尚存，当时的秦夔后人秦榛将竹炉和图咏卷移至二泉书院的讲堂内，仍交给惠山寺僧人典守。秦榛死后，讲堂逐渐败落，由其子秦秋出资修葺，继续守护竹炉和图咏卷。不久后，竹炉和图咏卷又流落于外。

又经秦秋和时任无锡知县李复阳的不懈努力，“惠山竹炉”和《竹炉图咏卷》继续在惠山寺内。然而明末由于寺僧典守不慎，竹炉和图咏卷再次遗失，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，更不会有人访寻。

清代仿制

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无锡词人顾贞观在惠山脚下构筑积书岩，“累石疏泉，颇得幽居之乐”。当时，性海所制“惠山竹炉”早已遗失，盛虞仿制的两只竹炉也已经损坏，惠山的竹炉煮茶的文化传统几至消失。思及此，顾贞观便打算按照旧制重新仿制两个竹炉，再开“竹炉雅集”。

为了进一步增强此次“竹炉雅集”的影响力，顾贞观将其中一个竹炉置于积书岩内，携带另一只竹炉前往京师，与京中文士题咏唱和，纳兰性德、梁佩兰、吴雯、秦保寅等人皆有和诗。更为传奇的是，好友纳兰性德当时新得一手卷，正是

王绂的《竹炉图咏卷》。目睹这件久觅不得的佳物，顾贞观大为兴奋，纳兰性德只好忍痛割爱将其送给了顾贞观。

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秋，顾贞观携带竹茶炉，去北京海波寺拜访好友朱彝尊。恰巧姜宸英、周贫、孙致弥三位诗人也在寺中，于是5人于青藤下烧炉试茶，并兼怀好友纳兰性德。再后来，顾贞观把仿制的竹炉和纳兰性德赠予的《竹炉图咏卷》均交付听松庵珍藏。

雍正十年（1732）冬，惠山寺僧人松泉于一户张姓农家访得一件性海所制“惠山竹炉”。张氏祖上亦为惠山寺僧人，后还俗归田，携竹炉以及其他茶具归家，其他茶具已经遗失，但是竹炉毫发无损。松泉为高僧性海之后人，使得这次竹炉失而复得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。

松泉所得竹炉是否为性海旧物，有待商榷。竹力朽弱，难以久存。因此性海所制竹炉要保存三百余年而不损坏，几乎不可能。而且在前人的记载中，性海竹炉早已经有了毁坏的迹象，所以松泉所得竹炉为性海原件的可能性并不大。

清代乾隆皇帝对于“惠山竹炉”和《竹炉图咏卷》的关注，将惠山的竹炉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。他前往惠山以竹炉烹茶，并有题诗。《乾隆南巡秘记》中记载：“啜茗于竹炉山房时，案列古玩，皆不注视，惟于古竹茶炉，再三抚玩。既至苏，特命取观，选竹工如式制二，原炉仍发还山中，命寺僧谨守之。”

乾隆皇帝认为所见竹炉为性海原物，但事实上性海竹炉早已损坏，他见到的不过是个仿制品罢了。在苏州仿制的两只竹炉也被他带回，置于玉泉山静明园竹炉山房和天津盘山行宫静寄山庄千雪室内。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，仍藏有一只他当年仿制的竹炉。

此外，乾隆皇帝还于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制作过三件造型奇特的烹茶图御题诗紫砂壶，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三壶造型独特，腹部两面一开光人物烹茶图，一面是御题诗《惠山听松庵用竹炉煎茶因和明人题者韵即书王绂画卷中》。

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，王绂的《竹炉图咏卷》毁于一场意外的火灾。乾隆皇帝心疼不已，命永裕、弘旰、张宗苍、董诰等人补绘，自己还动手补绘了一部分，装裱好后又放回惠山寺听松庵保存。

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听松庵亦毁于战火，所存竹炉和乾隆皇帝补绘的《竹炉图咏卷》俱遗失。至此，“惠山竹炉”的传说告一段落。

正是由于“惠山竹炉”独特的造型以及失而复得、不断仿制的传奇经历，可以让明清文人对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解读。明清文人在题咏竹炉时，对于其内在文化意蕴的关注要远胜于其外在形制，这是“惠山竹炉”从实用之器转变为赏玩之器的关键所在。而随着文人不断地题咏传播，“惠山竹炉”成为了一种古典文化的象征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国家博物馆）

Z 履痕处处

邮票上的黄埔军校

周洪林



《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》邮票

2024年6月16日，中国邮政发行《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》邮票一套2枚，邮票图案分别为：黄埔军校校本部、孙中山纪念馆和纪念碑。该套邮票采用纯色雕刻版，方寸之间展现着黄埔军校的光荣历史。

中国邮政曾在1994年和2014年先后发行两套“纪念黄埔军校建校”纪念邮票。1994年6月16日，原邮电部发行了《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七十周年》邮票一套1枚，邮票图案为黄埔军校的大门全景。军校大门坐南向北，在牌坊门额上书有白底黑字的“陆军军官学校”横匾，是谭延闿的手笔。大门外侧，两个木制岗亭肃立，门内栅栏中，两棵高大的榕树绿荫环绕。

2014年6月16日，中国邮政发行《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九十周年》邮票一套1枚。邮票画面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方法，背景为黄埔军校旧址大门，门额上“陆军军官学校”几个大字清晰可见，简练的钢笔线条勾勒了军校的白墙与古树，前景取自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油画作品潘嘉俊创作《1924·黄埔军校》，宏大场面尽显方寸之中。



《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七十周年》邮票



《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九十周年》邮票

Z 宝藏物语

青釉堆塑谷仓罐

付裕



青釉堆塑谷仓罐，三国时期，高46.4厘米，口径11.3厘米，底径13.5厘米。故宫博物院藏。

故宫博物院藏青釉堆塑谷仓罐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土于浙江绍兴三国墓。此器用来随葬，目的是祈望死者仍能保持生前的生活状态。

该器以百鸟争食、欢庆丰收的立体雕塑展现1700多年前的江南场景，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其上半部堆塑多种饰物：其中，三层崇楼居中，一层两侧各有狗把门，楼檐之上为鸟和鼠。崇楼两侧各有亭阙，阙下有8位侍仆各执不同的乐器。谷仓顶部堆塑五只相连的罐子，大罐居中，一鼠正从罐口爬出。四小罐并列大罐四角，周围簇拥着引颈觅食的雀鸟。

谷仓的下半部为一完整的青瓷钵形，罐肩部其余部位塑贴一龟驮碑，碑上刻“永安三年时富且洋（祥）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（亿）万岁未见英（殃）”24字。龟之周围塑贴人物及鹿、猪、龟、鱼等动物，其间还夹杂刻画狗、鱼、龙等纹饰，另有“飞”“鹿”“句”“五种”等字样。

镜上佳话

李莹清

武汉博物馆藏“柳毅传书”故事镜，直径17厘米。铜镜为圆形，圆钮，素宽缘。主题纹饰为柳毅传书中的一段邂逅相遇“托柳传书”的经典场景。

纹饰以镜钮为界，被分为上下两个部分，上部为岸边陆地，只见镜面左侧，一株茂树依镜内缘弧形弯曲向上，直至镜面上部右上方，枝干虬曲粗壮，枝叶繁茂。树下草地上，有几只羊在啃食青草，自得其乐。一男一女站在树下，女子应为龙女，男子则为柳毅。龙女身材窈窕，似在对柳毅倾诉。柳毅面向龙女，认真聆听，神情专注，双手握于胸前，似乎正捧着龙女亲笔写下的求救家书，表达自己路见不平仗义相助传书洞庭的决心。镜面右侧陆地上，一人牵着马缰绳，人脸和马头均向着镜右方向，应为陪伴柳毅进京赶考的仆人。镜钮右上方，有一方框，内有“青铜”二字铭文。镜面下半部分为泾河河流，波浪翻涌，水草摇曳，两条身形肥硕的鲤鱼在波浪间追逐嬉戏，鳞鳍清晰，摇头摆尾，造型生动逼真。画面自然生动，温馨和谐，传神感人，很好地诠释了柳



“柳毅传书”故事镜 武汉博物馆藏

毅传书的故事主题。

中国铜镜自唐末、五代起日趋衰落。从出土的后期铜镜来看，虽然有不少模仿汉唐宋铜镜之作品，但也有些制作精美、别开生面的图纹铜镜，主题纹饰内涵丰富。铜镜图纹主要有历史人物故事镜、双鱼镜、盘龙镜、瑞花镜、瑞兽镜等，反映历史人物的故事镜较多见，如许由巢父故事镜、吴牛喘月故事

镜、童子攀枝镜等，其题材所表现的内容都可以从史籍记载中找到。

《柳毅传书》取材自唐代传奇小说作家李朝威的《柳毅传》，讲述了洞庭龙女自远嫁给泾河小龙后，饱受虐待，过着“受不过狠毒的儿夫气，更那堪不可公婆意”的悲惨生活。一天，龙女在冰天雪地的泾河岸边牧羊，想到父母远隔千山万水，不知她的苦情，不禁悲从中来，一番悲啼。途经泾河赴京赶考的书生柳毅邂逅龙女，了解龙女苦楚后十分同情，毅然放弃科考，仗义相帮，不辞辛劳，为龙女长途跋涉传达家书至洞庭，使龙女得救。龙女爱上正直的柳毅，而柳毅不愿施恩图报而拒婚，后几经周折，柳毅与龙女终结为夫妻。这一传说故事因题材丰富，鞭挞丑恶，赞美爱情，故事情节曲折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有教化世人之功效，所以流传甚广，并被作为杂剧、南戏剧目演绎。

“俺家在南天水国居。就里非无尺素书，奈衡阳不传鸿雁羽，黄犬又精力疲，锦鳞又，性格愚。儿遍家待相通常阻碍。”这是元代戏曲作家尚仲贤杂剧《洞庭湖柳毅传书》第一折中的句子，演绎了

一段古代爱情传说故事《柳毅传书》。

时至今日，柳毅传书依然是经典剧目，20世纪60年代初还被改编成电影剧本，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戏曲片。

以柳毅传书为题材的故事镜较多，图纹虽然有所不同，但都突出了故事主题，如黑龙江阿城出土的一面柳毅传书故事镜，就没有截取河流和双鱼图纹，只有河岸上二人相遇后龙女向柳毅倾诉的场景。

双鱼，在我国古代有“书信”的泛指，典出汉代蔡邕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中的诗句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，内有尺素书。”以双鱼表示书信，在古代诗词中也屡屡有见，唐代唐彦谦《寄合省知己》“久怀尺籍甚，千里致双鱼”、明代刘基《玉楼春》“双鱼不见人千里，落絮牵愁何梦起”、清代纳兰性德《金缕曲·亡妇忌日有感》“重泉若有双鱼寄，好知他年来苦乐，与谁相倚？”等等，都是以双鱼代指书信。在这面铜镜上，截取一半的画面展示河上双鱼，既突出了柳毅传书的主题，又有二人后来喜结良缘的暗喻，可见作者构思之巧妙。

“秀才传书解倒悬，龙女化身成美眷。多情多义传佳话，世间争唱柳毅传。”这面“柳毅传书”故事镜构图匠心巧妙，布局自然合理，纹饰线条匀密，满而不滞，人物、动物造型生动逼真，虽不见冰雪盖地，但从龙女不胜寒意的姿态及飘扬的裙带来看，已是营造出一股龙女寒风中牧羊的凄凉场景，加上写实的人物形态刻画，使画面洋溢着强烈的故事效果。